
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。我家就在岸上住……”每当《我的祖国》旋律响起，无数中华儿女心头都会涌起对家乡的情、对祖国的爱。

家乡的那条小河、那支溪水，与数不清的溪水河流一道，汇成祖国大江大河的浩浩荡荡。

“千百年来，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

起，哺育着中华民族，孕育了中华文明。”

“黄河、长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。保护母亲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。”

“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，是流动的文化，要统筹保护好、传承好、利用好。”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

的党中央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。中办、国办印发《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》。

江河奔涌，奏响新时代澎湃乐章。这十年，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，每一寸土地上变化的日新月异，汇聚成新时代中国的气象万千。

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，本报记者分赴黄河边、长江畔和大运河沿岸，蹲点一个村庄，从时代的大江大河中撷取几朵浪花，从乡村巨变中细察新时代中国之变。

从今天起，记者调查版推出“大江大河这十年，蹲点村庄看巨变”系列报道，首期报道带您走进黄河边的山东省高青县常家镇蓑衣樊村。

人民眼·大江大河这十年，蹲点村庄看巨变①

告别穷日子，过上好日子，迈向美日子，从贫困村到全国文明村，山东省高青县蓑衣樊村——

家住黄河边，吃上乡村旅游饭

本报记者 徐锦庚 李蕊



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，投资近20万元，建起游船码头1处，购置游船9艘。后来，又买了15辆观光自行车，着力打造休闲垂钓、湿地泛舟、沿湖骑行等项目。

当年年底，村里召开第一次分红大会。那天，村广场上置了两张小桌，上面放着一捆捆现金；小桌旁，垛着一袋袋大米，摆着一桶桶食用油。村民们排起长长的队伍，个个喜笑颜开。

卢金霞、黄新海都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首批入股村民。他们举着“社员分红2000元”的牌子，喜滋滋地拍了照。“村集体分红，家家户户都有份，每人能领200元，再加一桶油、一袋米。作为入股村民，俺们还能再领到2000元分红。”卢金霞说。

去年，合作社又吸纳15名村民入股，投资20余万元，建成一家特色餐饮店，推出黄河岸边特色菜。“预计今年合作社总收入80万元，可增加村集体收入30万元。”卢金霞说。

“生态治理，要算小账，更要算大账，这跟‘大河有水小河满’一个道理。光打小算盘，就不会有今天的好日子。”回首这几年，黄新海深有感触。

“哥，你这农家乐不亏理！”瞧着对门生意火爆，卢金霞眼热了。

“还行还行，一年赚个七八万。”黄新海说。

“七八万？！”卢金霞瞪大眼睛，心底盘算：现在干，应该还来得及！

在村两委的指导下，她把家里几间房改成民宿，安置了10个床位。2018年国庆节开业当天，就有8名客人入住。

那天，黄新海也来道贺，帮她点燃一挂鞭炮。如今，全村农家乐增至24户，民宿增至34家。

“黄河岸边的好风光，如今成为乡亲们‘聚宝盆’。我们村先吃上了乡村旅游饭，还要带着周边村庄一起走好这条路”

夜宿卢金霞家的民宿，第二天一早，记者踏上观光车，向西驶去。

眼前两片水稻田。“左手边田里养虾，右手边养蟹。”停下来，司国营一边走一边介绍，“这里以前是一片盐碱地，2011年村里把这片地承包给一家公司经营。前些年种水稻，这两年开始探索‘稻蟹共生’‘稻虾共养’。”

“有啥特别之处？”

“这里面可蕴含着生态大文章呢。这些年，从上到下都这么关心黄河，咱守着母亲河，更得保护好她。”司国营解解释道，“水稻与虾、蟹互利共生，虾、蟹能清除稻田杂草、吃掉害虫，排泄物还能肥田，水稻又为虾、蟹提供天然饵料和栖息条件。这种绿色种养模式，无农药、无化肥、无污染。”

“效益咋样？”

“原先，一斤大米卖2元5角，现在的蟹田米一斤卖到8到12元，加上虾、蟹，一亩地每年能赚四五千元。”司国营把账算得清。

稻田效益提上去，老百姓拿到的土地流转费也更多。“老百姓腰包鼓了，但村集体依然不强。”司国营说，2017年自己任村党支部书记后，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带动村集体增收，并决定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。

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，山东省奋力推进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，天鹅湖慢城湿地景区新建了生态廊道、亲水栈道等设施以及黄河风情博物馆等黄河文化主题展馆。

“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”司国营说，2020年，村党支部领办的高青蓑衣渔乡

蜿蜒万里的黄河，行至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境内刘春家险工段，拐出一道弯，名为安澜湾。站在湾头，向南眺望，约一公里外，便是蓑衣樊村。

置身黄河南岸，如在江南水乡。

有“蓑衣水乡”之称的蓑衣樊村，三面环水，湿地连片，芦苇满地，白鹭成群。村庄内外，游人如织，或乘船赏荷，环湖观景，或搬一马扎坐岸边垂钓，怡然自得。村民有的种稻养虾，有的给游客撑船划桨，还有的开民宿、农家乐……村党支部、村委会办公室的墙上，挂着近年来获得的“全国文明村”“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”等牌匾，这些荣誉，这个小村庄过去连想也不敢想。

10年前，蓑衣樊村还是贫困村，村集体年收入几乎为零。村子沿黄而生，多次遭黄河侵袭，产生大片盐碱地，乡亲们庄稼收成寥寥，穷根难拔。

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，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……10年来，党中央的一项项重大决策部署在这个小村庄落地生根，开花结果：乡亲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不足2000元，增至2021年的约3万元，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好日子。

小村蝶变，何以可能？记者蹲点蓑衣樊村一探究竟。

“以前挨着黄河吃了不少苦，现在靠着黄河、更靠着党的好政策享上了福”

沿着石砌巷道，来到村民卢金霞家。门口处，挂着“尚家宾馆”的牌子。往里走，一方庭院，干净敞亮，绿植点缀其中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拐进一间客房，一床一柜一电视，陈设简单却干净温馨。一边与记者说话，卢金霞一边整理房间，“这不，刚送走一拨客人。”

拾掇完，卢金霞与记者唠起嗑。说起33年前刚嫁到蓑衣樊村时，她“扑哧”一下乐了，调侃起当时的苦日子，“都说‘好女不嫁蓑衣樊’，我不信邪，偏来这穷疙瘩。嫁来前，心里有准备，但真过起日子，还是傻了眼。”

结婚当天，卢金霞的婚房里摆着漂亮的新柜子、衣橱、沙发。第二天，她回了趟娘家，再赶回来，婚房里仅剩下一床被子、一台黑白电视机、一架缝纫机。“新家具去哪了？”卢金霞摆摆手，“四处借的，娶完媳妇，都还回去了呗。”

那台缝纫机是卢金霞的嫁妆。在娘家时，村里有妇女靠着做裁缝赚钱，可到了蓑衣樊村，这活没了出路。“村民刚填饱肚子，哪有余钱添置新衣裳？”卢金霞说。

家有两亩地，却没多少收成，卢金霞只好另谋营生。骑上一辆破旧旧自行车，驮起百斤麦子，跑到十几里外换馒头，“一斤麦子换一斤馒头，馒头驮回村，村民再用一斤一两麦子，换我一斤馒头。全家就靠着这一两两麦子，加上丈夫当瓦匠每天赚的7元5角钱过日子。”

1990年，引黄济淄供水工程开工。由于黄河裹挟大量泥沙，淄博市在蓑衣樊村旧址西侧——引黄济淄工程进水口处建起了第一道沉沙池，用于澄清黄河水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泥沙淤积越多，

沉沙功能弱化，亟须建第二道沉沙池。

蓑衣樊村旧址地势低洼，正适合改造为第二沉沙池。1993年，村子整体搬迁至现在的房台，紧邻第二沉沙池。原来村中2/3的土地成了沉沙池，耕地面积骤减。

“守着半亩地，日子没出路。2011年，村里1570亩土地全部流转，每亩土地每年给村民600元流转费。”蓑衣樊村党支部书记司国营说。

搬迁后，卢金霞家的两亩地，减成了六分七厘。她搞起养殖，可一年忙到头，兜里没进几个钱。后来，她学了门理发手艺，在村头开起理发店。

土地流转后，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，渐渐地，光顾理发店的顾客越来越少。2012年，卢金霞的丈夫因病去世。“那时生活难上加难，得靠娘家接济。”卢金霞说。

“要说穷，当时不光她穷。全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，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。”司国营接过话茬说，“好在当时党中央发出脱贫攻坚动员令，咱蓑衣樊村也迎来转机。”

2013年，蓑衣樊村被确定为贫困村。全村178户，其中贫困户50余户，卢金霞便是其一。

穷帽咋摘？2014年，淄博组织全市贫困村村代表外出参观学习，蓑衣樊村党员、干部纷纷报名。

“出去一看，大开眼界，看到许多村庄用好绿水青山，发展乡村旅游，都富了起来。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’，信了！”时任蓑衣樊村党支部书记刘树海说。

外出参观学习归来，在村两委会议上，刘树海提出，蓑衣樊村也应试试乡村旅游这条路。

“有啥吸引人？”有人问。

“咱村周围，湿地几千亩，芦苇荡成片。水就是咱发展乡村旅游的‘宝贝’。”刘树海说。

刘树海所说的这片湿地，正是村子周边的沉沙池。2001年，引黄济淄供水工程建成通水，又新建了第三沉沙池，与第二沉沙池相连，形成了蓑衣樊村三面环绕沉沙池的格局。经过多年沉积，沉沙池水面衍生出4000余亩原生态湿地。

2014年，高青县开发利用这片湿地，启动建设天鹅湖慢城湿地景区项目，蓑衣樊村成为景区重要组成部分，周边的桥梁、水工建筑物等按景观工程打造，景区与村庄的道路连通。

2015年，一笔扶贫资金到账。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‘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’，这让我们觉得把扶贫资金集中起来使用是个路子，用这笔资金买了3艘电动游船、5艘小型浆船。同时，县里加大宣传力度，把天鹅湖慢城湿地景区打出名声。”刘树海说，很快，一批又一批游客被吸引过来，蓑衣樊村的8艘游船动起来了。

船来船往，一年间，村里挣了5万多元，年底拿给贫困户分红。“土地流转费加上贫困户分红，一共拿到2550元。随着游客渐多，理发店生意红火起来。”卢金霞说，“以前挨着黄河吃了不少苦，现在靠着黄河、更靠着党的好政策享上了福。”

吃上乡村旅游饭，2015年底，蓑衣樊村脱贫出列，卢金霞也摘掉了贫困帽。

游客引进来，怎么留下来？在村两委动员下，部分村民开起了农家乐和民宿。卢金霞考虑过这事：开农家乐，自



己炒菜水平一般；开民宿，置办新床、桌子、柜子，样样得花钱，自己手头不宽裕。况且，光靠这片水搞旅游，能长久吗？一盘算，还得再观望观望。

卢金霞犹豫着，但她的对门邻居黄新海敢想敢干，率先在村里开起农家乐。

“生态环境治理，要算小账，更要算大账，这跟‘大河有水小河满’一个道理。光打小算盘，就不会有今天的好日子”

临近晌午，记者循着菜香，走进对门黄新海的农家乐。

一进门，只见他正推开缸子，抓起一条扑腾蹦跳的活鱼，清水洗净后，左手握鱼头，右手持菜刀，逆向刮去鱼鳞，动作娴熟，一气呵成。分拣好食材，热油下锅，不多会儿，一盘香喷喷的红烧鱼端上了桌。客人是一对夫妻，从城里开车来蓑衣樊村，就为了吃一口黄新海做的鱼。

“正忙着，没顾上你们，别见怪。”给客人上完菜后，黄新海撩起围裙，擦了擦手，沏上一壶茶，不好意思地冲记者笑笑。

听记者道明来意，黄新海思考半晌，打开话匣子。他当过村党支部书记，2011年卸任。在那任几年，领着乡亲们去开荒，苦没少吃，但仅靠开荒开出的那点地，大伙儿增收有限。

卸任村党支部书记后，黄新海在村周边搭起棚，搞养殖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全村有10多户跟着养起来。但露天养殖气味大，粪堆满地，人们路过，都得捏着鼻子绕道走。

“咱村要搞乡村旅游，得拆养殖场。您也知道村集体没啥收入，先打个欠条，但请放心，村里一挣到钱，补偿款马上到位。”时任村委会主任司国营先找到黄新海。

“搞乡村旅游，我双手赞成。但拆我辛辛苦苦经营的养殖场，这事我不干。”黄新海一听便急了。

谈过几次无果，司国营找到黄新海的叔叔，俩人带上一瓶酒，一同来做工作。“村里发展旅游，从长远看，是好事，村民都眼巴巴盼着。你不拆，影响的是整个村子的发展。”叔叔劝说道，“再说，你不光当过村干部，更是个老党员，本身肩上就有责任。邻里都爱跟着你干营生，不得给老百姓带个好头？”

图①：黄河边的蓑衣樊村俯瞰。王克军摄（人民视觉）
图②：黄新海向顾客展示黄河鲤鱼。本报记者李蕊摄
图③：泛舟蓑衣樊村湿地。闫立军摄（人民视觉）

本版责编：孔祥武 杨彦 孙振 戴林峰
版式设计：汪哲平